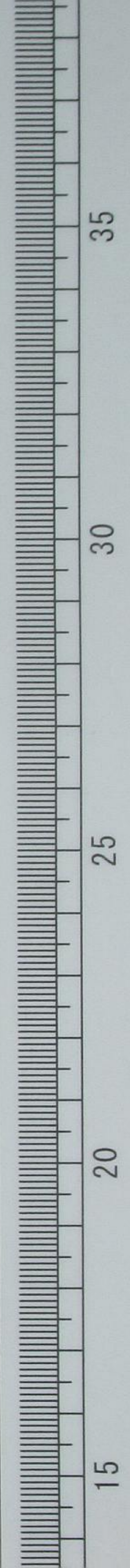


春樵隱士家稿

無絃秘響集

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3
6



文庫11
A1123
6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六

無絃秘響集下

王世不中

無絃秘響集下

溪琴山房集序

昨所刻之詩曰秀餐樓集

一人之所作而為二編之集

二其集也秀餐之義余已序

已記其房而詳之今序溪琴山房集

無絃秘響集下



博作者一咲昨秀餐樓集刻成之日余翻閱之不覺
賞曰伯玉以來無伯玉當今伯玉是斯人乃將原這個
二句以說此集之緣起夫一百年前正德享保之諸作
家率為嘉靖諸才子之口氣當時少破時習先着手眼
者為梁景鸞為祇伯玉猶嘉靖之有歸震川徐青藤後
來作體轉化之端已發于梁祇二叟景鸞筮仕于播伯
玉世家于紀紀之有詩人伯玉以前無伯玉伯玉以後
無伯玉而今溪琴山人傑出為因以謂伯玉以來之一
人是余之所以呼起伯玉而讚賞山人之集也余嘗遊

南紀謁和歌浦之神祠登紀三井之佛閣遂入熊野之
洞口留宿山人之家徜徉栖原湯淺之諸海浦朱探熊
野之奧區傳聞其嶽為天下之名嶽其瀑為天下之大
瀑焉凡山水之靈區自然凝結秀靈之氣苟有秀靈之
氣必出秀靈之人物焉紀之出人亦皆其山水秀靈
之氣也其為氣也曖曖綿綿悠悠颺颺起自泉石發自
草木附草木而放耀映泉石而流妍是為自然凝結者
無心之山水已有發秀靈之氣有情之人物豈可無秀
靈之詩筆秀靈之山水常有之而秀靈之人物不常有

之苟有秀靈之人物則能兼山水之秀靈於是氣之所
暢無盡而人之所兼亦無窮蓋氣待其人入值其氣兼
之于手眼納之于咽喉畜之于胸腹吐之于口吻吟而
爲詩筆而爲文其詩其文亦隨所兼且納之手眼與咽
喉而轉其體裁亦從所畜且吐之胸腹與口吻而化其
聲音古往今來千人千轉萬人萬化故有追年而轉追
月而化乃至追日追時時刻刻而亦轉化何必待百年
乎多少詩人漂在轉化之中不可不轉化不知所以轉
化而徒唱古摹襲守株拘泥可謂遲乎知機也雖知所

以轉化而尚逐臭做顰傍他之門戶立人之籬下可謂
迷乎當機也但破時世之習發轉化之端是爲先着手
眼矣余取梁祗二叟于享保者爲之故也梁祗發端于
享保千轉萬化而至文化文政或天保之諸作家率爲
乾隆嘉慶人之口氣余建僻見不習時世之所習獨自
養愚拙慚求譽于時甘招譏于世庶幾獲先着手眼之
人而友之矣山人才富年壯最勇于作詩每遊京攝及
江戶與諸時流相交其作習時世之所習余惜其不先
着手眼昨序秀餐樓集諷喻其意而聲援之今閱溪琴

山房集較之于秀餐樓集一人之所作而如出于二人之手者余喜其猛進愈讚愈賞曰轉化之端已發與梁祇着眼異世同符無不為伯玉以來之一人也要之山人勇于作詩之功力而亦山水秀靈之氣與山人之詩運俱悠颺者非耶凡詩運之悠颺當享保之世則悠颺于明石浦上悠颺于和歌浦邊方今天保七年之詩運親見悠颺于熊野之洞口栖原湯淺之諸海浦曰明石曰和歌皆山水之靈區也熊野之深遠自口至奧嶽瀑險削秀靈之氣亦鬱蒸不可涯際噫果如前所絮說即

此集非他乃闢鬱暢蒸之盛事也知其與名嶽俱顯與大瀑俱響矣

東遊紀行序

西島子簡袖此二卷來乞一序披之則我東方之文章也又東方之歌詠也讀之則其人漫遊關東歌詠以詠所見文章以記所遇之書也而東文我未曾學之東歌我未曾好之我所好且學者西土之文章也西人之詩賦也所好各異所學固及何為費自家本事之西文以贊他家異樣之東文耶既而以謂文之分東西猶人之

別男女西文似男子之劇談壯語東文似女子之綺言麗語也何則東文之作編為卷其創唱多成于女子之手者紫吏部之著源語清少納言之著枕草紙是也紀土州貫之著作土佐日記其開卷既曰男子而作女子之所為則著作東文雖為男子之手筆而學女子閨閣之口氣也男女均是人物東西均是文章人人各從所好而學之只此西文難可學之身生東方眼吞西海棄內趨外變東為西脫女子之體質飾男子之色相此事豈容易乎予常存此說以俟世之作者故於東人之作

西文者皆無滿於予心焉不唯無滿於今之作者而已雖曰古之作者亦皆無滿於予心焉未免有東習也若夫東方之文章則作者許多盛於古而不乏於今嗚於一時響於後世者予不復論其工與拙予不復問其新與腐均皆以綺言麗語俟之今將序此紀行試舉古今紀行書數部而證焉夫紀行之起延喜承平以後始見之既有土佐日記此蓋女子紀行之濫觴也尋而源光行作海道記源親行作東關紀行應安應永以後今川了俊作道行風俗釋正徹作慰草文明永正以後釋宗

無然利樂集
祇作築紫道記。釋宗長作柴屋軒記。里村紹巴作富士紀行。慶長元和以後。木下長嘯子作九州道記。細川幽齋作九州道記。釋元政作身延紀行。釋澤庵作鎌倉紀行。又近時。釋契冲。下河邊長流。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富士谷成章。小澤蘆菴。釋澄月。釋慈延。鴨祐為伴。萬蹊。上田秋成。平春海。橘千蔭。乃至富士谷御杖。大江廣海。加茂季鷹。香川景樹之徒。皆應有所作。其餘作者。隱顯浩繁。不能盡舉之。予偶讀其書。偶聽其說。不過為女子之言語。而俟之。雖曰綺言麗語。眼看匆匆耳聽

漫漫如烟雲之過眼。似隣談之入耳。非如自家之變東為西。勉強苦力。以為難可學者比也。誰圖子簡著作東遊紀行。而不以東文序之。聞予好西文。乞西文以作之。序乃知作者之戀予。如踰牆窺宋玉之美者。然不忍棄而謝之。聊縫綴拙言。為他家助嬌如此。

看山臨水樓記

紀之峽中峰聯嶺屬。而粉河邑在其間。邑民千戶有觀音靈場。四方之道民多詣焉。名族塚元恭為邑耆長。其人好讀書。近構三層樓。命曰看山臨水。侷門生滕元安。

乞余記余未入紀峽姑按圖狀想見其樓之宜于看山
臨水矣蓋峽中皆山而何山最宜看之龍門山橫絕乎
前最初峰翔舞乎右飯盛山奔躍乎左駢列舒張左右
翼如云是古戰場也與樓相對而蒨葦籠茸效奇獻秀
盡在一覽水則芳野川為峽來自高野山之下奔流噴
薄巨石捨訝洶湧衝激歷數十里而為紀海自樓上臨
眺則如一匹練可以洗心目也因以謂山巒其前自昔
而然水奔其前至今而然今日之山猶如昔日之形昔
日之水猶如今日之流但有世運之不同治亂之相異

故看山則憶昔之已邈臨水則嘆今之將逝憶昔嘆今
目領而心感景會而情生亦是讀書者之一樂事而已
昔則

南朝漸微楠公正儀構營于龍門四條黃門隆俊守焉
今對其山懷其古徒有戰場之名而其牆山壑水之遺
跡不可得詳焉然此峽之懷古者此山而此山之顯名
者古戰場也最初飯盛亦為之顯焉當織田氏之戰于
飯盛塚氏祖尚善者親屬堀秀政麾下身侵矢石而先
登事詳于家乘焉嗚呼峽中之為戰場也古矣懷古之

戰場而樂今之昇平樂昇平之山水而懷戰場之山水皆足以慰讀書者之心眼矣蓋山水須人有其樂而與人不常相值有其地而非其人非其人而非其樂則山聳其前水奔其前誰肯看之臨之以樂之也峽中之人非農者則樵者非牧者則漁者或舟楫上下糊口者或老幼歸佛巡禮者不斷乎日夜此輩各情各態各營所思各謀所欲而其心在山與水之外則誰肯看之臨之以樂之也然則看山臨水之樂今在此昇平無事之日而看山臨水之人不在此倚欄讀書之主人而將有誰

元恭有暇則讀書于樓上可以攷古今之治亂可以較世運之異同可以悅其目而樂其心者亦唯山與水之由况身為一邑之者長主管稅役考覈姦偽是其職務也若夫勸耕催科之日巡視隴畝勞課畚鍤亦是不得不躬親苟抱游惰輕佻之心則民亦萌避免之心以一人導眾民以一心齊眾心其道一在存心一在善術存心者仁也善術者智也雖為一鄉者長不可無是術又不可無是心則看山可以存其心臨水可以善其術豈徒看之臨之以消日子而已哉使夫農樵牧漁舟子道

無然和樂集下
民輩悉皆在朝夕看臨之目前而卜年之豐凶計穀之多寡閱民業之勤怠察風俗之美惡辨來自他方者之老幼難易坐而了了如在其指掌不煩考覈而姦偽亦無所容其構此樓可謂備所職之助也

古碧吟社記

黃門定家卿行幸記載入江松原邦俗謂海灣為入江謂引路松為松原凡有古之和歌者流一攬勝景則雖窮陬僻陋相傳千載以為名跡焉紀之湯淺海灣多古松樹蓋為

古帝王幸熊嶽之行路當年有定家卿和歌二首故為古名跡也而其海廣大豐于收魚鹽其土肥饒利于種橙橘是以其鄉僻陋而陶朱倚頓之家多有之又不乏讀書之人也余遊南紀自和歌浦入熊嶽之路迨登湯淺嶺始見偃蓋無數碧煙競簇所謂入江松原也遂遊其鄉值諸詩人結社者名曰古碧吟社又構一樓名曰古碧樓取于松原之為古跡也當樓之右山嘴浦口人家庶殷海舶輻湊焉樓之左巨松蔚鬱濃碧逼簷矣中央遙望阿波山于海上斜陽紅裏翠黛分明如為此樓

點景者然樓之上有琴帙有筆硯有書畫軸有酒茶諸具又有媪與女守之媪老健解事最長割烹女小字綠枝亦取于松而名也客至命酒媪為具鮮有綠枝獻笑行酌焉有時揮筆亦能捧硯磨墨焉余館此樓一閱月諸詩人日來問奇其人物有醫業盛行雖奔忙無暇猶且不廢讀書者或身職里正公私多幹而寢食于筆硯者或傑然勇于作詩每遊于京于江戶著集數卷夙列作家之林者或好古樂吹龍笛妙解音律者或避仕途歸隱此鄉耕經鋤史之暇為唱和之伴者或善畫為呂

介石之弟子者或僧之以畫入社以詩結交者都此一夥十數人多是戚屬相維繫交同兄弟也余嘆曰地之區區為蠶漁之淵藪而人物之翩翩于詩筆不亦時運乎若夫和歌之賦入江松原纔有定家之破天荒而已問其土人則草昧未闢恐無有名于世者今也歌變而為詩質化而為文地自古跡松亦古物而人與詩筆俱清新矣但名古碧者亦不忘古也古碧樓邊有時盤桓于碧松樹下則松風吹矣松月揚矣余甚適焉即有賦詩以寄閑情亦有取于松也不唯余有取于松以賦詩

而已古之人有取于松以賦和歌諒知其情隔千載而不相異矣余願留姓名於此記以與古人之和歌並傳乎千載之下焉

修獨鈷井記

獨鈷井因佛氏而得名焉相傳弘法大師手持獨鈷叩地而禱有泉自下湧出焉即今教業坊西若狹侯邸內一井是也而今邸之所在當

大內裏之時為勸學院之所在或曰為大學寮之所在一廢千年地域疑似不可得而詳姑以拾芥抄古地圖

攷之勸學院與神泉苑接域昔之所謂神泉苑實為我之鎬池昆明其宮為乾臨閣其池為龍女池壯大宏麗非如今之纔餘影跡者則亦羅絡于神泉苑之區域也十不疑八九矣既云神泉苑則當有神泉者茲井泉是其所謂神泉而為龍女池之水源亦不可知也至曰大師之所禱當因其為七日禱雨之地後世信佛者之所附會也夫持鈷而禱為佛氏之家秘予之所不解了姑闕焉元和九年猷廟上西之日賜今之地于若狹祖先空因忠勝侯建邸于此世世有吏而護之名雖為若

狹邸實無侯之來入垣牆四圍之中竹木經年而繁茂
菜蔬連疇蒞菰滿沼而今傳乎千年之古者茲一井而
已凡城西諸井絕無佳泉泉皆有鐵臭不可得而飲只
茲井泉甘冽至清雖大旱甍盈溢不已汲者皆識為無
上之神泉在邸之內外者仰茲泉而汲炊焉又出入于
邸而播植田畝者恃茲泉以資灌溉焉文化年間若狹
寬隆忠進侯為京尹之日居在公館于銅駝坊西與邸
南北相隔而且夕茶飯必用茲泉汲之擔之今肩代綆
自誇私邸有茲泉云迨轉任執權職歸勤關東之後茲

泉無故而渾濁亦至有鐵臭不可得而飲尋而寬隆侯
距世不知者皆謂獨鈛井告不吉而示異也護邸吏福
岡尚一以謂井久不修濁水沁入遂為穢泉不可不修
治也屢告之于侯藩諸有司以其空邸不為常用之井
措而不問廢穢者殆二十餘年于此矣今茲天保六年
尚一以井之不修為己責不憚煩勞不計費財汲竭泥
淤鑿浚井底疏通泉脉之填塞封遏濁氣之漏罅然後
易甃改槽皆已完備盈溢如故至清可鑑也於是年來
怨咨者驚喜曰獨鈛井清矣佛靈再顯矣尚一徵予文

以記其由予曰豈獨佛之靈哉實爲尚一之功哉茲泉之湧于此者天也一清一濁天地之氣也清與濁分濁與清合衆濁之間亦通至清之氣八紘九野不知其清氣通于何處而達于何處其濁脉自何處而沁自何處而漏若夫大洋海中之孤島亦儘有水之無鹹苦者寔非人慮之所可測也惟茲泉之所湧果是神泉苑之區域而茲泉即其所謂神泉則謂之有神靈亦可也何爲復愚信佛靈而已可不讚嘆尚一之功乎夫井之不修其責在乎人非井之有咎也且徵之于井之初六或六

四井泥不食井甃無咎修治可食而不廢其井豈其有咎乎自今以往有仰恃于水者無復飢渴于水也豈不唯失神靈泉之古名而已哉因記以告後之謹邸者令後之護邸者又有所做于今之護邸者之成功也

廣福王門點茶式說

點茶之爲式有禮之本存于此者翁鬱其園衡茆其室專尚幽逸力裝朴野與其奢寧儉之意可以觀也一主一賓一贊一佐俱改其服主出而相迎拜而先入賓與贊佐沿徑而進盥且嗽推戶而入如不容室中不疾言

每事問是禮也主之待賓雖狎必變執虛如盈點而勸之賓受而讓之與贊佐俱喫之亦是禮也而為賓為主為贊佐和睦閑暢而相娛者所謂和為貴之意自在其中不可不講也凡講其式昉于東山相公之時盛于豐臣太閤之世創唱于珠光紹鷗等之隱士而其所大成為利休居士千宗易宗易遁跡于亂世葛巾野服自娛盧陸之閑伎倆當時貴族顯官競愛其風趣而師之故貴族顯官與閑人隱士上下各傳其式式亦支分縷析不知其為幾派而只此宗易為諸流之源其將泝流尋

源猶問槎于黃河宿海者然方今稱專門名家曰千曰藪內千曰上流藪內曰下流千有三家俱為宗易之後裔而其式各有其差蓋宗易已刑其子其孫或坐父之事或先父而夭或親子不睦箕裘存以規矩混雜今稱千家者恐有兼訛襲誤不知孰為傳自祖之流猶河源之終不可泝也若夫藪內則其家祖曰劍仲紹智親受教于宗易為高足弟子綿綿相續至號竹心者五世不墜家聲可知宗易之道緒昧于其子孫之家而顯于其弟子之家也竹心死而無子後二世他姓嗣之寥寥無

著尋而有號竹隱者出焉其人雖有其才而不守其家
流以臆見變換其式其家雖為之再盛而其緒則斷乎
其人矣今膺其家稱藪內者即是竹隱以後之藪內而
非竹心以前之藪內也學今之藪內而將泝宗易之古
源亦猶尋宿海而不知隔幾疊崑崙也苟將泝古源先
須就崑崙之下崑崙者何譬其至高至遠也夫茶式之
至高至遠莫若我 廣福王門之一流也蓋 王門之
講點茶也尚矣夥矣可謂茶星之宿海也在昔則有
雲龍常胤親王又有 慈音堯然親王 雲龍親王徵

古田織部正而講之 慈音親王徵片桐石見守而講
之又有 獅子吼堯恕親王與 近衛悠山基熙公俱
講之 豫樂家熙公所著槐記詳之豈亦茶星之光燦
燦乎歷代者非耶延及 先那羅延真仁親王別出一
明星天下誰不仰其光耀乎伏惟 親王十善所薰之
天才觀禪修學之餘暇愛茶趣之深遠閑逸又喜藪內
流之多古肯徵其徒岸紹易而講之既熟于藪內之手
文又徧徵諸流有名之徒一一監視其手文撰其粹最
粹者折衷以定一式曰寡人之於斯伎取諸流中之可

者也蓋王之手文有天然之高韻固非世之爲茶博
士者所可企及也當時有號知足庵者初爲藪內之弟
子學于竹心之叔父紹佐或紹佐之女婿紹億後欽仰
王之高韻臣事于王門爲王之弟子學其手文
專傳于世謂之我王門之一流也王又有言曰寡
人嗜文雅旁講斯伎每與客賦詩或國風聊添閑中之
興味若夫乏乎文雅者不許陪席矣因憶王在之日
徧徵時望有名之縉素希聲年方弱冠辱荷恩寵與
六如淇園蘆庵蒿蹊諸老輩俱坐花于嗟呼亭上醉月

于積翠園裏松飈拂拂奏自玉爐金鼎香烟縷縷颺乎
珠欄瑤階詩罷歌畢後王手自添炭活火品彼雋永
或令左右洗腆而羞之其韻至高矣其趣至遠矣今考
其歲月既經三十餘年而嗟呼其積翠園名依舊巍巍焉希聲
跼跂王門已至白首今又侍讀于今之幼親王每
與今之臣僚朝夕相語及先親王未嘗有不流涕感
恩也民部卿松井法眼號竹坡專講點茶祖襲知足庵
之道緒表章王門一流之式典可謂竹心以前之藪
內流不傳于藪內之家而傳于竹坡法眼之家也而今

點茶之流行舉世講之上而有貴族顯官下而有閑人
隱士乃至閭閻市井俗漢蠢夫亦多講之者特世之為
儒家者以為俗伎而不講之不唯不講之而已又從而
非之毀之何則舉世講之故激而不講之是唯見其人
之俗而不見其伎之雅也唯知其弊之流奢侈而不知
其旨之出儉德也痛駁而論之不知有禮之本存于此
者謂不如林放乎希聲則有別見焉唯喜其伎之雅而
不拘其人之俗也唯喜其用之和為貴而尚其本之與
奢寧儉也苟以尚之喜之之心視非之毀之之人則覺

其非毀之心即是固陋不知禮之人而不如俗漢蠢夫
矣因與法眼相謀講斯伎每為賓為主為贊佐講之久
而愈覺意味之至高至遠實可為問古源之一槎故設
崑崙之譬絮絮而說之世之將泝流者苟知就崑崙之
下則星宿之源豈其遠乎

青蓮王門鐘銘并序

夫德超萬物功徧法界音聲佛事耳根圓通莫如華鯨
之設焉門室經應仁之亂三百餘歲闕此器用未復
有設之寡人慨嘆良深菲飲食而致豐乎淨財惡衣服

而致美乎法器是寡人之志也而今鑄新鐘一口鏤三
總持于腹內永為大寶上以鎮護國家下以利濟群民
警長夜之昏迷出苦海之沈淪是皆佛菩薩之慈悲而
寡人之所以有此設也銘曰

維範維鑄載鏤載鎔造此靈器懸之梵宮唯雉聲應吼
鯨響洪相傳破闇每聽增聰報晨告夕入寂歸空一撞
萬感千載無窮

嘗承

青蓮尊寶親王之寵遇辱備顧問文政甲申之五月

王門有鑄鐘之舉徵希聲曰此舉

先准后尊真親王之所謀不果而薨焉寡人奉受遺

命新鑄一鐘懸之于後山今命汝代

先王草之銘希聲退而草之以呈下執事會叡嶽僧

正某拒之曰法器之銘非儒士之所與知願命僧徒

草之王雖知其言無謂試命僧正作草草成國習

之語不可讀王一見不屑乃鑄用希聲所草者其

書則王親自染翰焉

間齋傳

畧呼之曰間齋詳呼之曰竹間齋間之爲義謂中間之
間也竹間之爲義非其齋在竹間之謂也竹之爲物非
草非木爲二物中間之一物是爲竹間之義也間齋名
省道世住黃薇妙淨寺爲親鸞一派之僧屬於西龍谷
派下鸞派之爲僧拔花爲菜菩提爲水緇而非緇素而
非素中於緇素之間猶竹之中於草與木之間也寬政
年間值西龍谷有新古今派之法論一派騷擾間齋壯
年上京與事於本刹而波瀾難靜塵網纏身以謂處此
當若何乃勇退而結廬於城東如意峰之下始自號間

齋區以非草非木二字予竊知其號之出于素履併知
其於法論亦中於新古之間而不祖於左右也間齋雖
爲隱者之後猶能守祖教亦能讀儒典兼研究國史典
故之學其所業則儒而其身分則僧也儒而非儒僧而
非僧將是中於儒與僧之間而爲兩端不偏之隱者也
仔細跡之其平生之所娛亦皆挾兩端其所娛云何兼
善詩與國歌學國歌于澤蘆菴與田無腸學詩于葛子
琴與我華陽翁蓋不偏于詩不倚于國歌中於詩與國
歌之間而消日月焉爲人冲和恬雅汲古爲癖凡古墨

蹟類古日曆類及金石缺文經卷蠹字無不極搜索有
脚疾步行太艱而聞某山有某墨蹟某寺有某日曆則
蹒跚乎往而觀之雖王公貴戚秘庫之所珍藏百計懇
討必謄寫而藏弄或雙鉤鏤版以行于世是亦其所娛
也又值國歌會在某所則雖地僻路遠亦能無往不唱
酬我二三社友每會遇於華陽山房講習詩筆雖疾風
甚雨必能先衆而至其奔走詩與國歌如斯故詩人以
爲詩人歌人以爲歌人其實爲詩歌兩端之人物也凡
在華陽翁社者皆慕翁之所作新奇其體裁間齋異于

此不蠹于新奇不嘔于陳腐亦中於新陳之間而立一
體矣當時具生在社裏夙負才名社徒皆推其才予亦
心畏之閑齋顧有所不屑一日翁携令嗣石齋及生過
間齋廬各有賦詠後歷三四日子偶訪間齋輒出三人
之作矚予特舉生詩曰以爲何如予謙而不評只賞其
流麗間齋咲曰甚哉子之迷色相剪裁之花何香之有
繡虎雕龍無可畏之實掇取浮華銜耀人眼者惟輕薄
漢之所爲而大解人之所不取也予尚美生之才調未
解閑齋之有妙處竊以謂妬才而云爾翁亦每賞生之

所作以謂社裏無兩益翁之於社徒非才美者不愛之
非業畧成者謝絕而不容故社徒甚少予最後而入社
與生年紀相若間齋特長于二人而與生交甚踈與予
交日親醜生之多才寵予之不肖似有抑強揚弱之意
蓋亦執中於才與不才之間而然耶後迨生有失行而
凶名翁始悔而痛絕之乃知間齋之有見解不啻鑒其
詩預識破其為人可謂慧眼太高也文化辛未之春罹
疾予將之東武訪廬告別遂為永訣迨予之西歸社友
澤太朗石士尚等拾錄遺詩曰竹間齋遺稿翁序之曰

其詩有不欲奇而自奇不欲傳而可傳者矣然則其詩
之妙果在奇與不奇之中而稿亦在傳與不傳之間可
以證焉與明人評唐詩曰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者畧
相肖也既而翁易箒社徒徃徃埋玉或應聘于他方或
售技于行路或醫行而廢文雅或歸鄉之後絕消息予
獨下弊帷于京城同志者零落殆盡華陽社裏之雅集
不可復續如意峰下之舊廬不知為誰有今取間齋詩
而吟諷之不啻山陽之笛矣嗚呼人逝年流時換風移
予亦舊夢久醒詩筆之見變化無極昔年之所趨向今

日悉悔其誤步始悟新奇之不可蠹陳腐之不可嘔是昔年間齋之所先覺而今日悉有當於予見間齋之於詩禪夙爲善智識予纔爲新發意以予今日之眼視他昔年之人則昔年之所畏今日又不足畏之若夫疑妬才而云爾者實肉眼之淺見耳蘆庵社裏人嘗有言曰間齋假用詩意詠述國歌詩意之雜于國歌歌人之所忌也間齋沒後聞其徒始感所詠之妙皆謂爲間齋體因知其於國歌別是一體其妙不耀于生前而馥于沒後亦猶詩之異觀於今昔也夫世之兼學詩與國歌者

徃徃勝于詩必劣于國歌巧于國歌必拙于詩詩歌本一致而一致二妙未聞有如間齋也間齋一室蕭然居恒屢空校花之菜不畜于厨菩提之水不漏于房固爲清淨身世多私畜私漏之僧况於鸞派在家僧乎與其清淨而不清淨孰若不清淨而清淨間齋亦中於淨與不淨之間矣凡天下之事莫好于中於間莫不好于枯於偏苟無枯於偏之弊即是爲君子時中之中不倚不偏之間佛教所謂三諦一觀之義自僧而觀之無墮有無之二偏自儒而觀之合無過不及之良法此所以其

非儒而自爲儒，非僧而自爲僧也。予以間齋爲舊詩社之善智識，追而作之傳。

僧西笑傳

予少時家住廩嶽之麓，讀書作詩，無可與語者，偶獲一嶽僧而爲友。西笑是也。西笑，伊豫人，住持于大慈精舍。好讀楞嚴、維摩諸經，又喜儒雅，爲人迂癡，但癖詩，與澗每下嶽必訪予，廬與之話詩，殆忘寢食。歸嶽則閉戶苦讀而已。如是者十年，不與他僧侶親睦。蓋僧侶之無韻致，不有甚于叡嶽者。嘗有三千精舍僧侶皆好兵，驍勇善

戰，勢如一敵國。天正中爲右府所燒盡，而今纔有一百二十精舍僧侶，風俗猶存戰鬪之氣，多驕慢褊躁者。不啻讀書者太罕而已。好妬讀書者，誹謗而陷之。此西笑之所以避謝，不屑與之交也。既而流言果起，口口誹謗曰：西笑好色，破戒，宜與傘一柄也。先是嶽僧之受醜評者，不論虛實，與傘一柄，而追放是爲嶽式。西笑已不爲大衆所齒，悒悒受傘而去。予每語人曰：可憐哉！苦學如彼，好色之謗，恐非其實。俗僧等又妬逐一韻僧矣。後迨予挂冠在都下，見一頭陀著單破衲，手一書卷來訪視。

之則西笑也予曰別後絕音耗不知閑蹤寄托何處曰
城北結一草菴予吊其不幸離嶽西笑曰幸也非不幸
也衲厭住嶽幸得離嶽太適所好矣予曰前受好色之
謗果信耶曰信問今所住有妻妾耶曰無問好何色耶
曰凡色莫艷於春花莫美於秋葉花之艷莫如嵐山葉
之美莫如高雄不唯花與葉之色而已山水有山水之
色煙霞有煙霞之色衲皆好之無歎又不唯有山水煙
霞之色而已紅裙紫袖之妖童可以比春花秋葉之色
蛾眉翠黛之倡婦何異于山水煙霞之色衲最好之無

歎予聽其絮說始知其為嶽僧所追非無所由也西笑
出所齋一卷眎之曰是近作也請序之予披而讀之悉
皆錦心麗語如女流之所作吐露好色之本相乃謂西
笑曰好色如此悉顯於詩中無有所諱其被絕交追放
固宜矣而今離嶽放縱何為不公畜妻妾耶西笑拂然
曰是為好淫者非好色者視女子而悅目是為好色畜
女子而穢行是為好淫衲未嘗有好淫唯好色而已苟
好淫而已安必為嶽僧被追放嶽僧好色者甚少而好
淫者太多好淫者口諱言之唯恐有人之識破衲之好

色異于此猶如人之好山水煙霞然所好之事公然陳於衆人廣坐中無諱所作之詩妄言也綺語也佛之所戒皆嘗犯之而亦不顧之唯持淫戒足了我家事矣予喜其言之太奇知其眼之有別見其學之得圓通遂布演其義綴序還之予一日閑步城北訪問其庵籬仆靡敗蛛網滿室香爐經案拂拭無人塵積寸許故紙堆裏枕書帙而齟齬然驚起迎予爲吹火煮茗或提瓶賒酒頽然閑暢自謂有客則醉無客則眠又謂非花開楓染日則無意出庵其出也獨往獨還其還也獨眠獨嘯無

復交遊者閑送殘年亦樂哉其爲人率如此世人多笑其迂又譏其痴予以爲其風致可愛也東山建仁諸禪侶聞其精教觀接之于禪院聽其講楞嚴予亦好讀此經屢往聽其說經雷鳴獅吼不似其平生語溢言訥聽衆無不嘆賞也蓋所學之精細所作之艷麗嶽僧中豈有兩哉是所以當初受妬被絕交而受傘一柄也後聞其絕交離嶽之起本非無所由方其住嶽之日閉戶不出院俗僧等始怪其不出或妬其苦學竊造其院就窗眼而窺之但見西笑趺坐于經案之下有一女子侍立

焉俗僧不堪變色而退以謂畜女子或謂深山窮谷非
女子之所可至意當好色為妖魅所憑依也于是口口
說之耳耳聞之排擯絕交遂為受傘之引矣予面質此
事西笑笑曰是畜木偶而衣裳者也維摩丈室有天女
衲戲摹像之置之經案側與其對不解韻之俗僧孰如
對不解語之美人何等俗眼認假為真怖偶人以為妖
魅愚亦甚矣偶人今尚畜之讀書困倦之餘看以克山
水煙霞解語與不解語固無妨于日食即是所謂好色
之戲具而非好淫之實物也予聞之噴飯

僧之破戒無慚近時殊甚都下諸刹惡僧如雲其持戒
清淨者恐難獲一人也頃日官擇其惡甚者逮捕而下
獄約以百計先是官徵諸刹僧諭曰諸作惡業固聞知
之而其有舊罪姑置之於不問自今以往宜洗心改行
如有不用者罪責不輕也諸僧諾之既而逐臭戀穢之
念不能遽割斷婦女之附僧衣食者以失所助故不肯
離別因循遂忘有前諭者多有之官憎之甚於是糾察
寺院有畜尼僧或裁縫婆子與僧俱拘之又無畜者陰

遣吏查點搜掘確得別窟之所在各捕其婦女審質情
實尋而驅寺捕僧日獲三人或五人縲繫而去諸刹洵
懼僧侶各自知有罪預慮捕者至徃徃棄寺遁去人見
其遁去始知其亦有穢行官任其遁去更不追其何徃
蓋遁去者雖難得歸住而竊幸得免所捕者悉伏其罪
罪有輕重官裁已決其輕者遣役引之徇示市街枷號
于三條橋畔徧示徃來之人經三日而釋之其重者嚴
梏護送放流諸海島而已余見其被示又見其被流曰
噫是僧之愚也不能見機避禍終至於此夫樂境即為

危端危端是為禍根樂而忘危禍亦隨焉譬如驅蚊蠅
一驅而不來誰復追而驅之驅之又來誰得不嗔而撲
之有佛戒而不守有官諭而不改猶蚊之又來蠅之不
去將吸膏血將嘗肉腐終飽其慾而不知禍及其身班
固所謂嗜肉汁而忘溺死者可謂蚊蠅之一類也既以
蚊蠅而待之不以僧徒而待之則又何咎其破戒無慚
乎蓋官之咎之憎其污穢寺院猶蚊蠅之污穢器皿者
勢不得不驅之也而今僧之棄寺遁去固為上策被示
且流實為奇禍又為僧恕其情而計之偶一宿娼偶貪

一齋以爲足則佛固不言官亦可恕而不問也誰謂飽食無禍豈可恒飽食也哉

與滕翔雲

拙集二編序奇言滿紙與稻無奇所撰初編序同兄弟二難之筆也老夫隱逸固陋不善世人一樣之文章又不見有世人之善文章蓋有之老夫未見之以爲憾事今也所欲見之文章不見之于世上之人而親見之于社裏之人在世人視之則以爲異樣之文章而擯之在老夫視之則但覺社裏有人衣鉢之可授矣拙集固不

欲公之于世聊刻傳之于家或以博同社之一粲而已故不乞世之名編爲之序只獲社裏之奇筆而足耳社裏猶多勇於沾筆者自今以往增續三編四編亦不乏附序之手三編序已托之于原寵光至四編則欲令水恭倩序之二手俱爲清新俊逸之筆也老夫貧窮門堪羅雀投刺執贄者太罕然在社裏者率非凡常生徒而見有超世之文章此老夫之所以喜而不寐也貴稿再三翻閱一二改削以付刻工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六終

題琴先生家稿後
凡作文之法在辨知文章二字苟辨文章二字則文之
所以爲文可得而知也而辨知之者之於文其學必優
其法必正其才必有餘也學優則氣骨自立法正則脉
絡自貫才有餘則神彩自煥發而能發得於人之所難
發得之事說到於人之所難說到之處故其妙必至縱
橫活潑富艷流麗條暢明白金輝玉潤珠轉錦擗今讀
者眼眩心醉以忘食是其能恆文章二字而文之所以
爲文者也而冬烘先生讀此等文則曰鄙曰俗曰冗長

曰陳腐曰浮華不質核而唾之罵之掉頭掩耳吁彼眼果何等眼乎吁彼心果何等心乎學不優則氣骨不立法不正則脉絡不貫才不有餘則神彩不煥發而不能發得於人之所難發得之事說到於人之所難說到之處故其弊必至佶屈艱澁支離滅裂枯槁蕭慘筆死手弱詞蹙語瘁令讀者眼倦心厭以生睡是其不愜文章二字而非文之所以爲文者也而冬烘先生讀此等文則曰高曰遠曰雅健曰簡古曰淵奧不膚淺而一賞一歎吐口吐舌吁彼眼果何等眼乎吁彼心果何等心乎

無乃塵昧其眼茅塞其心不眼其眼不心其心眼不能辨文章二字心不能知文之所以爲文而冠履倒置馬鹿錯認之如此其太甚乎我琴先生之於文其學已優其法已正其才已有餘故氣骨自立脉絡自貫神彩自煥發而能發得於人之所難發得之事說到於人之所難說到之處故又有縱橫活潑富艷流麗條暢明白金輝玉潤珠轉錦摛令讀者眼眩心醉以忘食之妙而無有佶屈艱澁支離滅裂枯槁蕭慘筆死手弱詞蹙語瘁令讀者眼倦心厭以生睡之弊則先生之於文可謂能

恆文章二字而文之所以爲文者矣雖然是皆冬烘先生所謂鄙俗冗長陳腐浮華不質核者非其所謂高遠雅建簡古淵奧不膚淺者則此集之出想一賞一歎吐口吐舌者甚少而唾之罵之掉頭掩耳者殊多我願令其拭其眼塵芟其心茅眼其眼心其心眼辨文章二字心知文之所以爲文而後讀此集又願令其讀此集而後益知作文之法之在辨知文章二字而無復冠履倒置馬鹿錯認之過也苟如是則不唯此集之幸而已抑亦讀此集者之幸也哉不唯琴先生之幸而已抑亦冬

烘先生之幸也哉因揭文章二字贅說作文之法焉
天保丙申夏四月

越后 水恭倩撰

天爵丙申夏四景
無名和集

010190523115

